

目 录

反帝倒袁的李岐山	李居义 (1)
李岐山与张实生	李居义 (6)
我所知道的王平章	刘锦魁 (15)
王定圻烈士	张取众 (28)
包头王定圻烈士记略	韩祥符 (38)
续桐溪和弓富魁的政治活动见闻	曹志坚 (44)
清军绥远城巡防队曹富章领导的反清起义	韩祥符 (58)
关于塔王宣抚西蒙暨任蒙藏院总裁的概述	鄂奇光 (62)
伊克昭盟“蒙旗宣慰使公署”的成立及其经过	巴靖远 (71)
绥远乌伊两盟联合会与会长麟庆	冯世儒 (80)
孙殿英攻打宁夏见闻	李忠孚 (90)
孙殿英在包头宁夏各地罪行	韩祥符 (101)
阎锡山河套屯垦	王福田 (109)
塞外的学制与私塾	贾汉卿 (130)
原绥远省女子教育史话	贾汉卿 (142)
沈阳东北蒙旗师范学校	仁钦莫德格 (156)
从绥远五族学院至工科职业学校	王凤鸣 (169)
原绥远省立归绥师范学校沿革	郭蕴瑜 (171)
原绥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刘汉	刘继志 (173)
归绥农科职业学校的发展变迁	刘映元 (180)
记三十年代中期的察哈尔蒙古图书编译馆	李沛泽 (195)
内蒙西部地区基督教之沿革	曹毅之 (201)

反帝倒袁的李岐山

李居义

李岐山随陆建章追剿白郎到西安后，袁(世凯)即发表以陆代替张凤翥为陕西督军，所有陕西起义军的将领如张雪山、张伯英以及许多高级将官，一律更换；惟陈树藩一旅，表面上说他是截击白郎有功，实际上可以说是由于张实生(士秀)代陈以金银珠宝购买陆的爱妾得以保全的。岐山和实生同时反阎(锡山)，又同在北京宪兵司令部羁押两年有余，可是他们两人的性格、嗜好和作风是迥然不同的。张在陆的左右，始终为陈树藩说项；而岐山随陆剿匪逐渐和陆部贾德耀、冯玉祥各级将领结为好友。

陈迺安(宦)督川后，袁为控制西南，调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赴川增援，冯向岐山索记室，岐山即荐薛笃弼(子良)。

陆建章接任陕西督军后，发表陈树藩为陕南镇守使，贾德耀为陕北镇守使，陈部遂移防汉中，贾部则始终驻西安周围各县未动。陆为巩固他的地位，除委内弟刘子宾为骑兵团长，另一内弟刘老五为卫队营长外，还给参谋长葛荇臣新编一旅，将其子陆承武原带的中建团也扩编成旅。

陈树藩移防汉中后不久，蔡松坡在云南起义讨袁，陆因川边吃紧，对陈的地方部队发生怀疑，拟把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和陕北镇守使贾德耀互调，贾已同意。

岐山为掩护旧同盟会会员活动，以利于反袁工作，素以十五混成旅旅长贾德耀为依庇，加以此时景梅九因“国风日报”停刊来西安，与岐山加紧秘密活动，生怕贾的部队开走。

贾眷到西安后，岐山把他的东木头市住宅前院让给贾住。这时我由太原到西安，住在岐山寓所后院。贾每开军官会议，多约岐山参加，各团营长很惊奇。这说明贾对于岐山的器重，诚非一般朋友所能比拟的。他们同院居住年余，岐山因在西安吸收同志日多，交游日广，与贾同院居住诸多不便，即迁到皇城南门外的张福安（张道枢的父亲）的新院居住。经常家中食客满座，朋友有困难，无不解囊相助。曾记得在食客中发现有阎锡山密探嫌疑的人，他毫不介意，他对同志常说：“我既赤心为革命，并以诚待人，没有不能感化过来的。”那一时期与岐山来往较密的，有山东同盟会会员刘冠三（清举人），陆的中建团营长商震（也是同盟会会员）。其他如陕西同盟会的井勿幕、刘守中、郭希仁、王祥生、郭瑞浦、张子宜、马青苑、张深如、南南轩，以及被陆遣散淘汰潜伏在渭河以北各县的民军头目，多与岐山暗中联络，进行反袁的活动。岐山并向陆建议，为绥靖陕局，把辛亥起义前后通辑有案的嫌疑犯明令撤消，很得陕西人同情和称赞。

岐山与续桐溪（即西峰）俱是山西老同盟会会员。从辛亥起，他们两人反阎是最坚决最彻底的。但一在晋南，一在晋北，虽互相倾慕，从无一面之识。一九一五年续被阎诬陷电袁通辑后，由太原逃陕，化名隐居华山。岐山从郭希仁处获知后，派人把西峰接至西安寓所，畅谈一宿。两人的意见，反阎必先反袁。岐山当即给续张罗盘费（金银首饰），天明，派人送出城，续即经兰州转川、滇各省活动。曾记西峰对岐山云：“山西吾两人而已，百川（锡山）能为都督，山西其无人乎？”自负不凡，豪迈之气，溢于言表。

岐山闻知贾、陈对调消息后，即借故向陆阻止说：“冯已赴川，西安空虚，不宜再调贾远离。”岐山在陕的活动与陈（树藩）的野心有矛盾。可是陆怕陈在汉中与川北民军勾结对己不利，未听岐山之言。

洪宪帝制宣布后，岐山即召集山陕同志，密谋举事，经常在

莲花池体育会黑夜开会，有张深如、王祥生、张子宜、南南轩、郭瑞浦等人参加，并联络旧日镖局、哥老会等有侠义而有武器的组织和个人。适蔡松坡通电讨袁，川黔民军蜂起，陈迺安被迫独立，岐山乘机赴督署劝陆响应说：“将军素有大志，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万不宜失。”陆正吸大烟，立把烟枪摔地，手指岐山大骂：“你要我造反，不要你的脑袋！”弄得岐山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岐山回寓就寝，不到一个钟头，督署连续打电话，并有陆亲信马弁到寓所来找。岐山知有危险，携带随从数人，仓皇从后门逃出，逾城墙而走。次日拂晓，景梅九尚未起床，被吕调元巡按使派省警卫队逮捕，遵袁电押解北京。岐山逃走时，曾派人给梅九送信，梅九疑陈树藩和张实生（士秀）在陆左右捣鬼，毫未在意。

富平是关中道属的渭北一个大县，吕调元到陕后，即委军法处审判官李鸿文（子范）充县知事。李鸿文是吕从湖北巡按使署调来的，与岐山是同乡，当他赴任时，所带的警察局长和卫队长都是岐山推荐的。岐山从西安逃出后直奔富平，入城后首先把警察局和县署卫队控制在手。

李县长（鸿文）束手无策，一切行动只有听岐山部署。原计划倒袁起义的有张深如、李养泉、焦子静、续西峰、续范亨、弓富魁、刘守中、马青苑等，其中只有焦子静是富平绅士，他派人到周围各县发动起事，因事出仓促，与原订日期有出入，准备不周，响应者很少。陈树藩旅部虽近在三原，可是他另有企图，不但不肯协助，反在各县潜伏的民军和地方团中极力破坏和阻止。岐山在富平发动讨袁后，陆建章、吕调元恐事态扩大，影响全局，决定一面派与岐山素有关系的人前往劝诱解散（这时我在陕西吏治研究所候补，章狄伯打电话找我到省府说：“吕巡按使想让你前往劝阻。”我以不胜任谢绝），一面抽调部队前往围攻。岐山迫不得已，乘晋南防务空虚，（这时袁世凯派金永为山西巡按使，带丰羽雕巡防队到省，阎万分恐慌，

把晋南主力队伍一律调省），即与少数同志会商，只有率部渡河入晋，再图发展。因为抢渡和吃饭住宿问题，人数不宜过多。行至蒲城县东南乡，在岳维峻家中开会决定，以李岐山、续西峰两人为首，六十余人立时出动。行到郃阳后，又在马凌甫家中准备夜晚偷渡。黄昏时齐集临晋吴王渡对岸，觅到一只小船，顺利渡过黄河。除岐山、西峰而外，随从人员中有续范亭、冯钦哉、胡德甫、阎静斋、支汗卿、史可轩、马青苑、李养泉、岳维岐、武训鸾等，他们多半是辛亥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意志坚强，经过风浪艰险，勇气百倍。当晚船靠东岸时天尚未明，驱逐了河岸守兵，跟踪追击，直至荣河县城。城为五六尺高的土垣，做了很好的射击掩体，城内几十名警察全逃走。下午一时到达猗氏县城，城门关闭，城上警察民团持枪射击，戒备极严，一时不易攻克。

这时岐山挺身而出，摇着马鞭，大声叫喊：“城上弟兄们，不要开枪，我是李岐山，找你们县长来的。”到了城门洞里，守门士兵即让他单人入城。

县长某是参加过辛亥革命运动的人，由河津调任猗氏县不久，河津名士李亮工正随县长在猗氏县署办公，和岐山都是同盟会老同志。岐山一再劝他们随同起义讨袁，他们胆小，不肯相随。岐山退而要求县长把县中武器弹药粮食税款都交出来，作为反帝讨袁的械弹粮饷。县长勉强应允，交付了一部分武器，买了些大饼和武器送出城外时，大家都兴高采烈，群呼胜利。但岐山未出城之前，警佐某带几个武装警士在城外巡逻，和岐山的卫士误会，开枪互击，打死警士一名。武装人员岳维岐（岳维峻胞弟）、支汗卿（支配卿胞弟）都因负伤殒命。

岐山出城后，以反帝讨袁倒阎是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非有根据地不可，即与大家会商，一致认为能攻能守的地点莫过于中条山，遂在城内搜集了一部分粮食，雇了四辆骡车载运。同时发现猗氏县要向太原阎锡山解送税款现洋两万余元，立即全数没收，一并装车运出城。午夜一时左右，行至距虞乡县城十几里

的地方，突然发现后边有大队人马跟追，开枪射击。岐山即率武装人员和卫队，选择地形，分散还击，同时令其他人员押运行李和粮食辎重加紧前进。所幸当天黑地暗，敌队不敢深追，边战边走，所有军需用品天明改换驮骡马匹，转移到中条山上。上山后稍事部署，即划分山寨，堵塞要道，表示围居死守的决心，不胜利绝不罢休。迨至洪宪取消，袁死黎继，开放政治犯，王用宾、景耀月先后到京，景梅九已恢复了自由，他们在宣武门外三忠祠刘芙若原所开会，召集旧国会同志，联名请求北洋政府转电阎锡山，即日把中条山一带围兵撤走。北洋政府并派专员直赴中条山把岐山接至北京，发表为陆军部咨议（贾德耀任陆军次长），一面把岐山所带的随从武装人员，发资遣散，方告结束。

李岐山与张实生

李居义

一九一六年李岐山于陕西富平反帝倒袁举义后，从山西临晋吴王渡越过黄河，驻兵中条山上，直至袁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才把他接到北京。

岐山到北京第二日，仍以门生身份去谒见陆建章，晤面时，陆执岐山手不放，并感慨痛恨地说：“悔不听弟言，以至于此。现在国事凋敝，吾弟尚在壮年，前途机会很多，望努力为之。”时值冬季，临走时陆把他穿的一件狐袍送给岐山。后因岐山经济不甚宽裕，并把他在门头沟的一座煤窑拨给岐山，让岐山派人经营。

陆在北洋军阀中资格较老，在袁世凯左右自负与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巨头齐名。他在陕被陈树藩逼走，认为是生平大耻，气愤不平，一再请段（祺瑞）下令讨伐。那时张敬尧师驻豫西。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刚从四川调回移防汉中。此外，陕南镇守使兼代十五混成旅长管金聚，系贾德耀旧部。陆的参谋长葛苾臣一旅和其子陆承武直属团长商震等部，都在陕北各地跃跃欲动。如果北洋政府同意讨伐，命令一下，西安和关中道附近各县，指日即可占据。但陈是保定军官学校学生，与段早有师生关系。段为巩固西北，扩大其直接势力，对陆的要求，始终不予同意。从此，陆对段怀恨在心。在冯、段交恶斗争中，陆总是站在冯的一边，为冯鼓气和撑腰。陆以岐山在西北各省特别是陕西渭北有潜在力量，对之更为重视。陆每在私寓请客时，总约岐山作陪。岐山在北洋军阀中，除和贾德耀、冯玉祥交深而外，他与陆锦、

蒋雁行、张锡元等各师旅长来往也很密切。冯玉祥率部由汉中移防湖北武昌宣布独立失败后，有一次大发牢骚，曾对薛笃弼说：“不知道岐山现在在那里？我想把这一摊子交给他。”随后曾约岐山去鄂协助，岐山不肯前往，因他在陕甘有奔走革命的基础，始终不忘情西北，仅仅把我们安邑县的王攀桂（清末拔贡）、刘子荫（清末优贡）推荐到冯部。

一九一七年黎元洪任总统时，冯国璋任副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冯、段不睦，双方都积极扩充势力。当时段系势力能操纵全国过半数的督军。岐山从反帝倒袁起，一贯仇视北洋军阀，认为冯、段是一丘之貉，都是他反对的对象。但他赤手空拳，在那一时期，不能不权衡轻重，分别主次，利用陆建章（陆是皖系反段的）站在冯的一方面，共同倒段比较容易。当时山西土皇帝阎锡山附和皖系，更是岐山和续西峰唯一的敌人。皖系徐树铮在北京主持召开督军团会议，阎要出席会议。岐山和续西峰等闻讯后，即在北京秘密筹划倒阎组织，总部设在北京，支部设在太原，要乘会毕阎回太原时，把他狙击刺死。从太原火车站一直到督军署，沿途各路口，节节布置得力的敢死壮士四五十人（这时山西还没汽车，阎坐的是两马轿车）。不料事机不密，在约定时间的前几天，有一位壮士夜宿四道巷（是太原妓女处所），没有带够住宿钱，和妓馆发生口角，致被警宪从口袋内搜出黄色炸药一包，立时把这位壮士逮捕严讯，并在太原市棉花巷（支部秘密处所）捕获壮士共四十七人。阎在京闻讯大惊，改期返太原，并电令把捕获四十余人一律枪决。（张中齐一九二四年在北京三晋西馆听同乡张逸民、马仪轩两人口述的经过。张逸民当时并在太原新南门城墙上亲眼看见行刑。）

一九一八年岐山在京，某日赴西河沿代五崞繁会馆与续西峰会谈，阎派便警捕西峰，适西峰外出入厕，乘机逃走。便警到西峰屋内把岐山捕走。岐山沿途叫骂，直至前门外，经岗警和宪兵拦住，送至警察局，由陆军部派员证明后才释放的。这说明山西土

皇帝阎锡山时时刻刻要消除岐山，与后来陈树藩的暗杀大有关系。

一九一八年胡景翼在三原独立，郭坚、樊钟秀、曹俊夫、杨虎城等先后联合反陈（树藩），于右任、井勿幕、张金方、刘守中、周耀武等与广东孙中山临时政府接头，在三原成立“靖国军”司令部。公推于右任为总司令，张金方为副司令，井勿幕任总指挥。靖国军共分六路：第一路司令郭坚，第二路樊钟秀，第三路曹俊夫，第四路胡景翼，第五路高俊，第六路卢占魁。靖国军中的张义安、董振五等骁勇善战，不时围攻西安。

陈树藩深感敌军纷起，陕局日非。他的驻京代表郑思成，以岐山在京非常活跃，渭北各路靖国军司令暗中多与他来往（因岐山与陆军次长贾德耀有旧，靖国军在京津购买军火便利，胡部副官长张德枢，曾因买军火在北京遇事，押陆军监狱二年多），郑向陈建议，要收复渭北，统一陕局，只有把岐山邀回西安，协助军事，最低限度可以缓和目前危机。

那时段为巩固皖系西北势力，不能不增派部队，支持陈树藩在陕西的统治，阻止渭北各路靖国军向关中道发展，以免影响整个西北全局。河南镇嵩军统领刘镇华发表陕西省长后，又调张锡元混成旅一旅移防陕西渭南。当时陈树藩一再函电邀岐山回陕帮忙，岐山还犹豫未定，适张锡元开拔，敦请岐山随军协助（张锡元也有借岐山拉拢渭北各路靖国军，进一步谋取陕西督军的野心），岐山慨然应允，电复陈树藩决计回陕。实际上岐山想利用这一良好机会，再赴渭北与各路靖国军暗中协商反陈，进而扫除安福系皖军在西北的残余势力。

张锡元移防渭南后，迟迟不肯进省，因事前陈曾表示欢迎，后来陈又怕引狼入室，暗中阻止。经岐山往返疏通，彼此疑团解除，张锡元始偕岐山到西安与陈树藩协商防务。

这时，我随张实生于汉中道尹交卸后到西安，即住实生寓所。岐山来省，陈树藩即令张实生招待，也住在他的寓所。晚间我和岐山同在客厅就寝，我问他：“你来西安干什么？”他回答：

“伯生（陈树藩字）托人并函电约我回陕帮忙。”我说：“你是帮伯生忙的人吗？”他接着说：“那小子还出了咱们的手！”我说：“大哥，你的长处很多，只是你胆大心不细，一生吃亏不少，需要特别留神。”那时，阎静斋代表四川督军熊克武来西安，陈树藩也让实生招待，因系山西同乡，下榻永利生银号（这银号是张、陈两人合股开设的）。有一天我和李天五、阎静斋三人在银号闲谈，天五提议：“实生的儿子四女（因有三个姐姐，男孩即以女名），和岐山的女儿香草年龄差不多，何妨给他们结一门亲呢？”静斋极表赞同，我一时未能同意，只说：“岐山有我，就让天五先探探实生的口气。”第二天晚间，天五大发牢骚说：“实生真混蛋，我提起他们两家结亲，不料他很冷淡地给我个闭门羹。”越日，我问实生：“岐山来西安是不是你叫伯生约来的呢？”实生惊讶地说：“我哪知道这一回事呢？昨天我才问伯生，岐山这个捣乱分子，你为什么召他来？”伯生回答说：“我们都是同盟会老同志，过去曾有芥蒂，有什么了不得呢？河北（即渭河北）那儿部分，我实在没办法，前几个月，郑思成一再向我建议，让我把岐山邀来慢慢收复河北。我已同意，只要我推心置腹地对待他，我想他不至于害我们的事吧。”有一天，我对天五说：“张、李两家亲事，有几分可能，你何妨再探探实生口气。”他仍坚决反对，静斋从旁边插嘴说：“实生这个小子真没出息，按人格和能力说，现在两个张实生也配不上一个李岐山。”可是第二天，天五从实生寓所来笑嘻嘻地说：“亲事有一点门儿，实生让我给五嫂和四女谈谈，我说我早谈过了，他们都已同意了，就看你这个老家伙。”晚间，我把实生求亲的事告知岐山，岐山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不过香草也大了，还有她妈和我的父亲，须要函商，候回信再确定。”这时候，我已委充宁陕县知事，急于赴任，临走时我三人同桌吃饭，我才把他们两家亲事揭开说通。后来，听说张锡元进省，经实生提议，就请张锡元和陈伯生两人作媒订婚。

岐山从渭南到西安后，和陈树藩往来渐多。三原靖国军方面，

对岐山很有误会。适绥远卢占魁驻临潼雨金屯（渭河北）部队武耀威支队，以不愿跟叶荃赴川而哗变。靖国军第三路王祥生支队长即派马青苑、甄寿山两营包围，不让移动。第四路代表邓宝珊也到交口，希图收编，互相争执，致成僵局。岐山闻讯，乘机要求陈树藩协助他赴渭北收编，作为将来收复各路靖国军基地。陈即密令他充河北（即渭北）游击司令，并给予枪支和现洋若干。岐山并要求先到三原、耀县与胡景翼、曹俊夫两路靖国军解释误会，然后逐渐再筹商全陕统一。岐山到三原后，靖国军开欢迎会，他大骂陈树藩是北洋军阀余孽，卖国殃民的安福系走狗。并到耀县对曹俊夫表示，只要允许他收编卢部遗留的支队，无论给任何名义他都接受。岐山到交口镇后，由马青苑主持，与三路王祥生支队长和第四路代表邓宝珊会商决定，武耀威支队完全归岐山收编，番号为曹俊夫第三路的第四支队。岐山收编竣事，设支队司令部于雨金屯，营长以下军官都由卢的旧部充任，另委武勉之为副官长，冯钦哉为机关枪连连长，牛光天为雨金屯行政区长。

这一时期，岐山时而渭南，时而西安，时而也去三原和耀县，脚踏三支船，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弄得哪一方面都不相信他。按编制，他和杨虎城、王祥生都是曹俊夫第三路统辖的支队，可是他与虎城相识后，虎城的行动暗中即以他的马首是瞻。有一次虎城的部队未经曹俊夫同意即移防临潼某乡，与岐山的雨金屯支队部靠拢，曹俊夫闻之很生气。岐山到耀县正在客厅向曹解释时，曹部某连长突然进来，持枪拟向岐山袭击，经曹呵斥方退出，险遭不测。

陈树藩本想利用岐山收复渭北，渐渐感觉失望。张锡元移防渭南后，遇事掣肘，陈又怀疑岐山从中作梗，即把省会警备司令张丹屏调驻潼关，维持东路交通。一面委派专人密检邮电，检获岐山致陆锦密函一件，对己不利。随即又派张丹屏进京运动，归途道经太原，与阎锡山密商。阎视岐山为眼中钉，借刀杀人，是他求之不得的机会，火上加油，是意中事耳。张丹屏由京绕晋并回到西安后，陈树藩对岐山态度大变，岐山也有感觉，他曾对陈戏

笑说：“你好听你的左右人闲话，还能干什么大事？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在三原、耀县不骂你，怎能和他们接近，替你疏通，收复河北。”时隔不久，陈布置就绪，即电岐山来省，诓言给他枪款。岐山立即从雨金屯起程，路过交口镇，马青苑曾劝阻他不要再去西安，并说：“从前我以为你是一个游说之士，操三寸不烂之舌到处活动；现在你成了靖国军的支队司令，是有枪杆子的人，不要乱跑和敌方接触。况且陈树藩是一个最狡猾的赖小子，你如何能狡猾得过他呢？”青苑先生这话，说得最诚恳，最彻底，可是岐山想了一下便说：“我已决定，冒大险，才能成大功。”这时，马青苑不好再劝阻，心里已经起了一种怀疑，岐山是不是一个真革命大事不糊涂的人。去后几天，忽然岐山所带的卫士有两个跑回来，见了马青苑大哭着说：“李先生被姚震乾杀害了。”并述经过情形：岐山到省，陈树藩仍派张实生招待，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临走前一天，实生还设宴饯行。不料第二天走到东十里铺时，陈的部将姚震乾把岐山请下车来休息，一面派队伍把他带的卫士枪支马匹全收缴了。姚拿出陈树藩手令，立时把岐山杀害了。这是岐山最后的结局。一九三〇年，阎、冯倒蒋失败，杨虎城将军率部入关，总揽陕西军政大权。那时马青苑任杨虎城的左纵队司令，首先入关，对宋哲元部队作战。冯玉祥的残部和地方部队，纷纷要求改编。姚震乾驻防兰田，也来省要求收编。以姚部在兰田奸淫掳掠，人民痛恨极深。马面商虎城，把姚扣留，列举三大罪状（内有杀害岐山一条），执行枪决。血债还是要血还，这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岐山死后，耀县靖国军第三路司令部给岐山开追悼会。他所带的第四支队，全部归杨虎城接管。冯钦哉、武勉之后来都成为杨部的军、师长。

岐山遇难以后不久，陈树藩即派张实生赴川。那时凤（县）宝（鸡）大路不通（郭坚盘踞），他取道宁陕关口子午谷。当时我任宁陕县知事，见面后，实生即述说岐山死的经过，并大骂陈树藩对不起朋友。他说：“那天早晨陈树藩还请岐山吃饭，并约

我作陪，饭毕把岐山送走后，我回家休息，不过两个钟头，我去督署找陈，看见大堂上堆积的物品和马匹，都是岐山临走时携带的东西，我便非常惊异，即找伯生问究竟，我只好发了一顿牢骚。”其次，谈到岐山一生粗疏大意，多数朋友知道他的作法是很危险的。实生说事前他曾告诉过岐山：“伯生每次谈到你，咳声叹气，希望你不要多来省。以后我还托老四（岐山胞弟）转告他大哥，千万不要再来省。”岐山死后，许多同志对于实生不谅解，甚至说他把岐山陷害了，因此我对实生口述的经过，也不能十分相信。这时，岐山眷属还在北京“解梁会馆”居住，得此噩耗，也怀疑实生把岐山出卖了。香草清华大学尚未毕业，痛伤父死，坚决反对和实生之子四女结婚，两家亲事从此拆散。

岐山死后不到半年，直皖战争发生，安福系倒塌，陈树藩即被直系阎相文、冯玉祥、吴新田等部军队赶走了。第二年，我从城固交卸到省，并亲自问过李老四，证明事变以前实生叫他转告他大哥的一席话属实。有人说老四还想借他大哥来省向刘镇华省长活动县知事，如果是实，更为可恨。

一九二四年，国民军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垮台后，胡景翼督办河南军务兼省长。实生由川回家，不甘寂寞，赴郑州找胡谋事。当时河南省府秘书长系山西同乡王太蕤，与胡商榷，委实生为河南全省禁烟督办。二、三军将领中与岐山有关系的如周耀武、张德枢、史宗法、李养泉、武勉之、胡德甫等，闻之大哗，坚决反对，事遂未成。实生在开封感觉无聊，转赴北京找冯玉祥、贾德耀疏通，到处遭人歧视，不得已复搭京汉车回开封活动。道出彰德，国民三军第二支队司令武勉之把他从车上欢迎下来，留住款待，暗中即与二、三军中与岐山有关系各将领电商，最后决定，先斩后奏（诚恐请示冯、胡、孙，反而枝节横生，不易处理），乘实生清晨入厕之际，派兵从背后一击毙命。一九二六年国民军失败后，我从天津抵上海，一次，在周耀武旅舍和李养泉等数人谈起岐山和实生的事，我把岐山死亡经过说明后，他们一致认为枪杀实生

出于误会。再从常理推断，岐山与实生既是同乡，又为姻亲，陈树藩既下决心要杀岐山，还能让实生知晓吗。最后我说了几句迷信的话：“他们已经死了，误会就误会去吧，这是前世的对头。”

李岐山以晚清邑庠生经景定成（梅九）介绍参加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前后，奔走呼吁，为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屡与山西封建统治者的走狗和劣绅作殊死斗争，几经失败，而斗志弥坚。太原举义后，阎锡山因娘子关失守，仓皇逃出省垣。岐山以文人而参军，旋即收集散兵，统率了革命新军，在晋南各县，扫清了满清残余势力。后来虽被阎诬陷脱离军队，但这一段时间，岐山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斗争，完全可以肯定的。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所攫取，而山西军政大权又为阎锡山所独揽，他们排除异己，为所欲为。全国人民，仍过着原来受压迫受剥削的黑暗生活。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岐山立即纠合同志，首先在陕西富平举义，继而川滇两省树起讨伐袁逆旗帜，虽经山陕两省附逆的反革命军队前后夹击，但他所率领的一支革命民军，转战黄河东西两岸，迭克名城，最后退至晋南中条山上，壁垒死守，直至袁死黎继，始行结束。这一段反对帝制的斗争，在大西北陕甘各省曾起过积极作用。

后来冯、段交恶，岐山在直皖两系明争暗斗中，利用陆建章站在冯的一边，以毒攻毒，随张锡元部二次到陕，即暗中和渭河以北各路靖国军携手，共同反对陈树藩，进而企图铲除皖系在西北的势力，这也可以说有进步性。辛亥之后，岐山一贯反陈，复又和陈勾心斗角，互相利用，徘徊活动于西安、渭南、三原之间，凌云驾雾，非常活跃，既归靖国军统辖，又暗受陈树藩委任，机事不密，弃巧成拙，最后竟为陈暗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不稳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冒险盲动，终于使他被害致死。

实生于辛亥起义前后，在山西省咨议局和河东军政分府，为革命为地方，作了不少贡献，但身染烟癖，官僚气太重。汉中道尹交卸后，大可回家安享舒裕生活，乃不甘寂寞，奔走京豫道

上，以岐山死因的误会，被国民军将领枪决。闻实生之子四女，于解放前夕，被乱军打死，而岐山之女香草，则因婚事受骗，悬梁自缢。张、李两家的婚姻中断后又悲剧重重，至今思之不胜感慨。

(一九六五年)

我所知道的王平章

刘 锦 魁

王平章在旧归绥中学堂时候

王平章是其字，他名定圻，又名维圻，包头市人。他父、兄务农，三弟是归绥中学校工友，家境贫寒。一九〇八年春，绥远道台胡孚宸创办归绥中学堂（现在之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当时一般人对于中学堂是认识不清的，认为和外国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之教堂是同类的。所以，多数人对入学堂求学抱观望态度，裹足不前。因此，胡道台采用奖学制度，对于入学堂的学生每月津贴（助学金）白银三两，以资鼓励。

王平章因他的父亲与兄弟们所得工资不足供其全家生活之用，又因当时村中之多约（村长），区中之区兵，时向民间勒索财粮及种种徭役，他看到人民不堪其烦扰，感到要想避免这烦扰的痛苦，没有知识，找不到真理是永远无望的。因之，王平章遂依靠这津贴而入归绥中学堂求学。

王平章是一九〇八年考入归绥中学堂甲班的，时年十九岁。而我是在同年暑期考入乙班的。在这个时期，我曾与他同住一个寝室。他很勤劳俭朴，当时学堂的伙食无统一规定，同学们从其所好，各自解决。王平章所吃的，多是荞面、小米、莜面等。绥远人一般习惯早上到茶馆喝茶，吃烧麦、点心。商人们利用在茶馆内喝茶之便，进行交易之应酬。我们同学在星期日也乐于进茶馆。王平章是永不到茶馆的。他在校剃头，衣食简朴，讲究卫生。他还经常打扫室内外卫生，带动同学们也讲卫生，注意节约。他将每月节余

的津贴奉养其父母。他常向同学们叙述他父母凄凉的生活，可见他是事亲至孝的。

王平章颖慧明敏，对同学真诚友爱。他学习上进，在校中考试多是名列第一。同学们在自习时间常和他研究算术，一经他的讲解，同学们即明瞭会作。胡道台亲笔写给学堂一副对联，用木刻制。上联是“重译共轨文，异学分歧，愿多士毋忘国粹”；下联是“十室有忠信，及时思奋，虽边地岂乏人材”。我对上联是不明白的，经他讲解后我才明了。他对同学们之所问，总是耐心的、不嫌烦琐的详细给予解答。有一次丁老师在讲堂上问同学们，有能作诗的上讲台黑板上来写，无人敢应声。丁老师问王平章：“你能不能写？”他到讲台上略一思索便写出：“印度安南转瞬亡，为人奴隶实堪伤。前车总是后车戒，龟勉同心保我疆。”同学们推想他是早有思索、胸有成竹而作出来的。尤其是他对有病同学之饮食起居、医药、误课各方面，无不照顾安慰。

王平章秉性刚毅勇直，对于同学们的学业很关心帮助。我在私塾念过四书五经，经过讲解的少，又不会作诗文。当时国文教员常老师（同学们称他常守古）是满清时代的举人，年已六十余岁，他对同学们好的作文还略加修改，但爱用一些奥妙古典的词句，如“手足胼胝”、“魑魅魍魉”等，使同学们厌恶；对于不会作文的同学们的文卷，不但不加修改，还在文卷上加一些离奇古怪的批语。他在我的文卷的评语有“牛鬼蛇神”等字样，王平章见了大为不满，即引我去见莫少如校长（当时称“提调”）提出质问，莫答以向常教员说知，修改作文要慎重其事，不得敷衍。当他质问常老师时，我站在旁边不敢出声，只怕触怒常老师而被开除。从此以后，常老师批改作文不像过去了。

归绥中学堂成立之初，没有科学教员。胡道台由他的幕府（现在的秘书）潘某推荐来科学教员俞致中，周和甫（浙江人）。这二位教员一来即表现出目中无人、盛气凌人的态度，动辄开除、处罚同学。他们是浙江人口音，语言难懂。同学们对他们教授的